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選輯
　　　蔡　樅季直　叅閱

兩淮鹽政編

議　　袁世振

鹽法議五　此一條論行鹽次第及釐弊要𧗠

問欲行今法次第當何如。曰惟刊定積引名冊爲第一義。其次則刊定邊引名冊。其次則節清商賄以速

掣掣其次則嚴禁月利以速運賣其次則查刷所書之弊以公派戶岸文冊而行鹽之事畢矣乃預關南京引目預行南京戶部改鑄引板尤為急務此行法之次第也蓋預關引目非但為邊商邊商攜倉鈔到淮倘即有引目填給分賣固善恐一時引目未即關到則運司先將庫銀給發邊商早得回邊速辦下次鹽糧斷不可以引目未到使之需次羈旅致悞國課然則倉鈔可以速售固不俟預關引目之至矣而預關引目則全為內商行本年之正鹽而設蓋內商欲

行本年之正鹽。而不得本年之正引。則何所據以行鹽。如明年行四十五年見鹽。則須得四十四年見引。今審各邊商所中未賣引。見在手中。未卸與囤戶者。大約止有四十餘萬。則又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倉鈔耳。安所得四十四年鈔勘。以爲關引之地耶。所以謂之預關者。其肯綮全在于此。該運司奉欽依到日。且據各邊商手中倉鈔未投。賣與囤戶者。自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四十餘萬引。先將庫銀。每引五錢先與邊商庫銀者使其倉勘一至不待五分。給與邊商回邊。以五錢辦正課。以五分爲脚費。

守候可以得利不至為內商囤戶乘急而威取之則邊商不困而邊儲亦有賴矣

雖絕無利息此時且急于解懸俟行五六年後內商獲利然後漸加引價加至六錢五分如曩日所定倉鈔價數即止再不必加以重內商之困且令書商鑽占囤戶垂涎以奪邊商之利也引價既給仍先于該庫備價起紙速往南京關到丙辰年一年引目到司照新刊積引名冊派與內商下場支鹽仍即追引價及紙價補還該庫其引背務將借用某年倉鈔填註明白倘各邊商見鈔足用則已如不足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額數則將囤戶之引照刊冊序次撥賣

以足額數。此明年一年法令初行。姑且齊其不齊。以至于齊。不得不爾。若四十六年行引。則預令各邊商皆中四十五年倉鈔。務足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之數。該司預關引目預徵引價。皆斷自本年爲始。不得有一引之參差。乃爲復祖制行鹽本意耳。其四十四年已前未中塩糧。各餉司及運司俱清查明白。挨年順序。刊一遍欠名冊。俟五六年邊價漸加。仍照各邊所欠分數。如民賦帶徵二分。至積引疏通之後。即將此引序行。以補淮上停壓兩年有半之課。此一

舉而兩得之者。若南京戶部引格模糊，從來已久，年號漫難，撿覈追銃，徒爲故事，人皆謂每年改刻木板爲便不知

祖制原係銅版，未敢易而爲木，但如各衙門印剳改鑄之例，今請

旨明白，即行南京將各運司銅鑄引版年久朦糊不明，盡行改鑄，以新耳目，自明年爲始，所行者係今年之引，另刻一木戳橫列萬曆丙辰年兩淮運司塩引十一大字，打于引頭，其引紙比舊稍長半寸，以便戳印，戳完足數即毀之，每年如此改刻，但改木戳而不改銅版，引上仍用部堂

及部司二印顯明辨、後面多留餘紙、令各衙門逐節塡註、其字號勘合、邊商某人中到、某年某項鹽引、某官榜派、某字號榜簿內商某人承買、某年月日下場支鹽、某年月日到橋上堆、某官驗放、某月日過關抵所某官掣摯、水商某人成交解綑、某官督綑、某月日江浦京掣、某官查驗、某月日領水程至某省、某口岸發賣某月日到某府州縣投驗、某月日某府州縣追繳訖、俱要逐行指頂大字、開寫明白、此則一封之中。次第了然。一引之中。月日畢載。老引弊引、何從攙插。

雖稍費紙筆。其實大省侵蠹，所關疏理，甚非渺小，若往日舊引字樣糊塗，不可識認，紙復澆薄，印且無文，以致投驗之時，毋論場官巡檢，莫能別其眞贋，故引版新式不可不更紙張堅厚，不可惜費，此皆預關引目中頭緒也何謂刊定積引名冊爲第一義，葢旣令以一舊引行二新引。倘各商所積舊引，不先嚴覈，則積弊滋蔓，濤絕無期。夫舊引之不可致詰久矣。其根實始于單法，夫所謂儀字七百幾十幾單，淮字三百幾十幾單者，雖有巧歷，無得而稽焉。往行套搭，則不

得不用单法前单套後单後单搭前单单户各定則
斯消者難于撥補於是受借庫之害事緒繁多則影
射者巧於互驗於是叢老引之姦層疊預徵則取償
者綏邀月利於是慢行鹽之令弊端無盡皆自单法
貽之令既行新引則套搭可以不用矣套搭不用則
单法可以盡絶矣惟淮南每单以八萬五千為數淮
北每单以五萬五千為數仍舊不改若其单套其单
其单搭其单一切剗去另刊新冊查兩淮商人所積
舊引審其已納餘銀已完引價者列于冊前止納餘

銀未買邊引者次之逐張清查果無別弊然後挨年順序大字寬行明白開列只許用一的名趙甲錢乙不許用即名詭名冒名頂名之類即引已質當只用原名以便臨期僉點派算庶無詭弊一商不得越次一引不得紊序淮南自爲一冊淮北自爲一冊于刑冊時即審各商有無消乏如果係消乏力不能買新引完新課則壓于冊後俟積引疏通盡完亦許序掣不令付流水也此冊既定每年運司預闗引目到司據冊編僉自無攙越從來額數每年中引七十萬五

千一百八十引淮南常行五十二萬九千二十四引淮北常行十七萬六千一百五十六引近例行九十萬分為十二单今仍據此分单淮南八单每年共該行引六十八萬以新引五十二萬九千二十四引僉照舊引十五萬九百七十六引共足六十八萬之數分而為八每单該舊引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二引新引六萬六千一百二十八引共八萬五千引為一单數共舊引以改行小塩之法剖之則以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二引加倍僉照應照刊冊次序每单實照舊

引三萬七千七百四十四而派新引六萬六千一百二十八與之搭配兼行单单皆然此淮南之定數也淮北四单每年共該行引二十二萬以新引十七萬六千一百五十六引僉點舊引四萬三千八百四十四引共足二十二萬之數分而為四每单該舊引一萬九百六十一新引四萬四千三十九共五萬五千引為一单數其舊引以收行小塩之法剖之則以一萬九百六十一加倍僉點應照刊冊次序實點舊引二萬一千九百二十二而派新引四萬四千三十九

與之搭配兼行，單單皆然此淮北之定數也。此前一定，則姦詭易清凡捕單加額之弊，賄消借庫之弊，縣買邊引之弊一切剗絶此刋定積引名冊，爲立首加之意者也。至刋定邊引名冊尤有不可緩者，蓋今日兩淮邊引，有已投賣與囤戶者，有尚在邊商手中者，自邊囤不分。近日兩淮所行新引，皆囤戶之引以一錢七八分收之，賣銀八錢五分邊商已爲側目，乃中出新引見求以一錢七八分售買，而又不可得，各邊倉鹽糧日匱一日。徽獨二商受害即九邊亦受囤戶

之害矣其實爲國戶者無甚大罪也諸所收買邊引可遂追沒乎該運司亦盡查出挨年順序另刊一冊凡內商之行舊引也有納過餘銀已買邊引者即自行引製鹽其有納餘銀而未買邊引者與夫淮揚二府食鹽買引則挨年順序買此引支鹽製運此引之價一槩以四錢爲則蓋國戶之獲利厚矣雖守支不爲不久但令子錢倍蓰而足矣不得與見在邊商手中者正價五錢外加五分脚費同例邊商雖外加五分豈足償使費乎此冊一定庶乎邊商賣新引國戶

賣舊引。各自分途。瞭然易見其邊商浙引。年行一年。不必復入此冊。以增纏繞。是刊定邊引名冊。亦行盐之要節也。此後則以速掣為要。欲速掣摯。非清商賄不可者。姦商罔利。全在阻掣。自分引而後。節節有賄節節有弊。即一榜派也。視場分之遠近肥瘠。為各商之行求去取。今榜派既有專官。即姦書不得恣派。派畢赴場。三分司及各場官嚴緊督催竈戶。不得拖騙正盐商人不得多築大包。速運出場。早抵橋壩。既到橋壩矣。不許賄橋壩吏書。以单次未滿為延。既呈单

矣不許賄遲司吏書將底馬故捱不申。既呈底馬。不許將廠鹽故捱不捆。鹽既捆矣。掣既完矣。不許將引目送司逗遛不領。前单既盡後单隨下前单掣完後单隨掣掣畢即便解捆捆完即便裝運倘在京掣稍遲責在解捆解捆稍遲。責在掣鹽掣鹽稍遲責在放關放關稍遲。責在放橋到橋到壩稍遲則又責在三分司之與場官。各有職守。互相規責此在鹽法御史嚴爲懲警不少假借。然後能清商賄以速掣摯。法行如流而國課不滯矣。然掣摯所以不速者。全由水內

似此行鹽則如流水矣蓋速則國課易足而奸弊不生。

二商約納月利，故運賣遲而单額欠年。盖水商自儀所開價後，已定內商堆盐矣。然尚未掣挚解捆也，使內商能速掣交與，豈不兩便。乃水商窺探行盐地方盐貶，不欲運去，恐價值一時難增，直通內商使緩，待江廣等處地方盐價踊貴，然後運去，且許以月納利息。內商豈不樂從，故堆盐少有者，無復運足之期。未過橋壩者，無復急運之念。直至水商信到，而後急急運所聽掣解捆，使人人前此能以此急急解捆之心，早交水商，則单額何至壅滞乎？故痛懲月利，則前此

而掣擎自速。後此而運賣不遲。爲行鹽之一喫緊也。
至于口岸文冊、司鹾之官、從來漫不加意。近查各運司行鹽數目。有絕大首縣、止行三四百引者、有彈丸小縣、反行三四千引者、本部方據銷繳、以定考成、不倫如此、叅罰何施、如兩淮運司口岸冊、大抵解捆官聽憑鹽所猾書手、通同水商、任意擇地。其鹽可多行之處、或以官護私鹽而不肯往、於是求少派以自便其鹽、不可多行之處、或以土俗淳懦而爭爲趨於是任多派以病民、且夫戶口之登耗。商情之趨避、惟

本地方官知之彼解捆官即未必皆不肖安能盡知遠方事莫若以口岸之多寡付之彼中之鹽道鹽道取原定之成額責其該屬某處許大幅員而鹽引反少某處壤地褊小而鹽引反多行該府州縣務要剌量地宜衰多益寡責取各商認狀存縣具結申道道申鹽院院行兩淮鹽道發解捆官按此編次口岸文冊行各省直則據其所認之數即可責其所銷之數此後水程違限銷引踰期該道按季提取吏書嚴比摘其逋額之甚者解院赴比然後以考成之法隨其

後則各該有司不得以偏多偏寡歸怨分派參罰公平而銷繳自無不速矣雖然肅法清賄諸商之隱疾雖消而加罰制沒鹺政之駢枝宜省蓋此二者原非（加罰制沒）有意厲商不過因正課稍詘借此裨助耳（不過以警弊而官自因此以借補國課非設法之平也）今諸商憊極倘額課已足則科算違限情亦可矜毋引加罰二錢務當其罪勿槩科罰可也制沒常取盈十萬餘兩商人預度不免益恣夾帶與其厚制沒以益私鹽孰若取正卑以通額課則如十五年明旨俟擬輕減可也如是則商病全甦官課恒足矣

鹽法議六

此一條論采酌邊內諸商條議務歸平允

且夫法制既敝，則議論叢生，議論叢生，而法制因之愈敝矣。今自淮鹽壅阻，在上則欲增，在下則欲減，在內商則欲行舊引，在邊商則欲行浙引，在囤戶則欲假邊商浙引之名，而操內商舊引之利，試列陳其槩焉，何謂在上則欲增也，御史楊選之言曰，兩淮商人正引歲七十萬兼之收買餘鹽，蓋每歲一百四十萬小引耳，然竈蕩物力，歲可辦鹽三百萬引，自商人收買之外，率閒有停蓄坐待消化者也，即每歲擒獲私

盐亦必賣與民間夫以三百萬引之餘盐加以七十萬引之正課年年用盡則兩淮行盐地方歲食蓋三百七十萬引矣而額止以一百四十萬小引爲歲行豈非官盐行五分之一而私盐行五分之四哉詹事霍韜亦謂兩淮行盐地方南盡江楚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歲仰食只七十萬引饔飧安所取足乎無怪乎私盐横溢而盐價踊貴也此皆謂引盐數少欲盡去私盐增行官引言可徵信者故近歲淮南雖極壅滯然自正額八单外開其夾

帶。尚猶不下八、单。然則兩淮单引非必不可增明矣

故近議欲解套搭。有爲加斤之說者欲于每引五百

七十斤外。再加帶鹽一百五斤。賣銀八錢有竒以完

額課免套搭。此亦酌量出產之多。與行鹽之廣。而爲

此論。顧審以今日之勢、又有不得不爲之剤量于其

間者、所謂在上則欲增如此、何謂在下則欲減也、往

歲姦商夾帶盛行、单掣稀少、故套搭雖苦。猶可坐邀

月利。今淮南行八单。則掣掣稍寬益以夾帶。行之江

楚。則鹽稍多而價稍賤矣於是率而倡爲減单減斤

之說爲減単之說者曰八単徵解從來舊規但失去南贛等府仍行八単故塩賤不售今宜改每歲止掣六単又每塩一斤宜令江廣定價一分庶乎易行即少掣塩一十七萬引似于課額不敷但每引餘銀七錢之外再加徵二錢三分則以六単之名而得八単之課不虧欠額矣顧行引無邊圉之分二商鮮利賴之實減掣雖便貴賣何堪未見其可也爲減斤之說者曰法行八単単數不可減也其惟減斤乎每歲准南務行舊引二単新引六単須足八単之數舊二単

共十七萬引，照舊每引以五百七十斤爲率，惟新六單五十一萬引，每引減作四百斤，加帶十斤，每引減去鹽一百六十斤，其餘銀則仍舊七錢，共該三十五萬七千兩，加淮北十三萬兩，食鹽餘銀三萬兩，新舊八單，割沒約十萬兩，共得銀六十一萬七千兩，而額課裕如矣，其所費本，每引餘銀幷加帶共七錢五分，又買新引三錢五分，幷買鹽包索割沒諸項約銀九錢五分，共成本二兩零五分，捆鹽四百一十斤，過所賣與水商，每兩以一百七十八斤算，凡得價二兩三

錢除本外每引獲息二錢五分自謂率此而行則八单無壅三商均利矣然鹽以法稱謂軌于正路不以權宜療　祖制操以平衡不以方便啓私賣每年邊中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引隨到隨賣鹽隨運隨掣所謂　祖制也鹽法雖壞倘一稟成憲消息而行決不大敝至此數十年來尼套单也預徵也虛搭實搭也新舊兼行也皆所謂權宜苟且之法法愈變而弊愈滋皆由去　祖制遠耳今減斤之說倘亦所謂苟且之法非耶其意之所主祇圖鹽少則便于夾

帶而已若夫割裂憲章使良法日隳損削邊價使塩糧日絀倖言割沒使私梟有藉減塩踴值使民食滋艱皆所不服顧矣又有欲減作四百五十斤者其說每兩儀真定價一百四十斤合成舊規每引塩賣銀三兩二錢二分之數每小包塩解成六斤六兩合成今每引塩解七十包之數江廣定價每包塩六分六釐合為一分一斤塩之數不必加增餘銀不必六单行塩而國課可辦套搭可免矣此說削塩大輕增值太重于國法人情通屬未便與前減单減斤之說法

雖不同機智則一然審今日之勢亦有不容不察其情而采用之者所謂在下則欲減如此何謂在內商則欲行舊引也其言曰　朝廷預借商銀四百餘萬今不言借而言徵惟徵之一字可以行法故執敲朴以鞭笞之預徵于十年之前又套搭于十年之後條刑血比總爲歲解歲解不足勢必責逃亡于見在橫徵不已將復驅見在爲逃亡其所以兎脫未能者惟陳陳舊引爲祖父積累之觔倘得蚤爲銷掣掉臂而去如遠坑穽耳其專欲舊引之亟行者勢也但欲行

舊引則不顧新引明爲虛搭而不問倉掣任情減價而困惜邊儲此其視邊商不啻秦越則其挾私之可恨者也何謂在邊商則欲行新引也邊商之困至今而極矣往歲携倉勘至兩淮卸之囤戶尚賣銀二三錢今求一錢七八分而不可得於是有抱空紙回京投之部堂者有相率哭愬部堂彌留歲月不敢回邊者恐回邊則又拘比次年鹽糧嚴刑楚毒苦倍重囚此皆由新引不售耳倘新引可售即得奏辦下次國課刑逆可甦則欲新引之亟行者勢也但欲行新引

則不顧舊引。終日執龐都御史刊碑爲說。彼邊引之價雖勒三等。要須舊引可掣。倉鈔方疏。今舊鹽壅積而嘵嘵以八錢九錢之價責之。此其視內商。不啻寇讐。則其挾私之可恨者也。何謂在囤戸。則欲假邊商新引之名。而操內商舊引之利。囤戸者。積邊商之引乘急射利。以一錢七八分收之。至守支已足。而內商仍出八錢五分買之。近兩淮新舊兼行。動謂新引爲邊商蘇困。其實祇爲囤戸倍息耳。今四十四年八月。審各邊鎭商人本年尚未開中一引。其四十三年以

前直至三十九年各邊倉鈔止約有四十萬未得賣與囤戶尚在邊商之手此正邊商之新引也臣所謂見行正引者行此引耳然臣初意本謂四十五年行引即以今四十四年所中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謂之新引今各邊歷欠不完即四十三年惟大同一鎮全完以前年分或完或欠缺額甚多不得不權以見在邊商手中者為新引挨法令初行不能齊一且據見在者行之該司預關丙辰年引目到司引背註明係某商中某年倉鈔暫抵四十四年引目另造一

總欲佑邊商不使

利歸于囤戶

冊登記明白以便後日查行補中。此亦權宜之法耳。其實欲行臣法，務令畫一。今年往矣當斷自四十五年爲始、令各邊商所中淮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當年務要全完。以便四十六年行製。此如民賦正徵其四十四年以前所欠未中引鈔。令各邊餉司查其的數。另造一冊呈部。又令兩淮運司將四十四年以前各邊商未到倉散。亦查一的數、另造一冊呈部。務與餉司相合。此如民賦積欠、今當困憊之極、難遽同民賦帶徵、姑俟五六年後、此法漸爲疏通兩商均

利則于邊引五錢五分之外漸加至六錢五分使其稍沾利息然後如民賦照各鎮所欠分數每年帶徵二分俟內商積引疏盡即將此引接續行製徵解餘銀以補兩淮停壓兩年有半之數其每年正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務于行引前一年責令各邊商全完不得少一引也如是則正徵帶徵頓漸有緒商既不苦國課亦完若如近年囤戶專利之弊賤收邊引而邊商困厚索內價而內商困又動假邊商名目陳告疏通即司鹺之官亦爲其所困而不知孰爲邊

孰為國。商病莫瘳、國課愈壓。夫朝廷良法、自不料理。而使國戶專利。且至貽害無窮。此豈可不亟為之易轍哉、以上諸項。人情願欲。各自不同。如臣正行見引附疏積引之法、似亦可謂變而通之。與時宜之矣、何以言之、每年行九十萬正單。此外絕無所加。雖知其搵之可增、而不欲過增、以為商厲也、是善得增之意也、正引照常每引五百七十斤。惟積引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斤。每引加鹽一百四十二斤。剖行二引。積之則增四萬引有奇、此非多溢額外、是明知商之欲

減而不敢過減以爲地方病也是善得減之意也內商欲行舊引矣今淮南雖行舊引三十四萬而不免于套搭臣令兩淮行舊引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四十引而套搭盡除又令超掣新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而獲息過倍是通內商之情也邊商欲賣新引矣今淮南雖行新引三十四萬然皆囤戶之引非邊商之引臣令以在邊商手中者爲新引從今以後者爲令甲凡內商明年行掣必買各邊鎮今年新中倉勘則邊引速售邊糧不虧是通邊商之情也至于

邊商破產業以中正引。內商破產業以納餘銀。而囤戶獨操奇贏之利。似應追引貯司。序發內商。減價掣鹽。姑念去本雖微。守支亦久。准賣價四錢。凡內商行舊鹽與淮揚二府行食鹽。挨年買則序買囤戶之引。其邊商新中額引。則令內商買行新鹽。囤戶不得攙越阻壞鹽法。此在運司之官。分別嚴明。邊囤無濫。庶免邊商陳怨。貽禍塞庾。此通囤戶之情也在于行法初心。可謂無遺憾矣。顧再有略須審訂者。其增減鹽斤之說乎。蓋諸法紛紛。所以未盡善者。惟舍　祖制

以就權宜故久之無有不弊耳臣今之法正行見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此祖制也附行積引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引湊成九十萬爲十二單此定例也至如鹽斤之稍有增減衆論不同不妨畧爲推敲務求平準雖因時損益而本法卒不可易葢歲行十二单九十萬引每引以五百七十斤爲率今爲疏其積滯而加鹽四萬八千五百三十四引零六十斤此不過如最者標鹽數耳倘司鹺者力搜夾帶嚴禁私販豈此四萬餘引遂爲漲溢于地方乎胡爲行鹽

之商但利于減不利于增也胡今之紛紛陳説者但有減法無有增法也則又反覆思之其意主於塩少便于夾帶不必言矣但減单者寧願九錢三分納餘銀減斤者寧願視常價減賣九錢而仍願納餘銀七錢其情亦微有可諒者茲姑與之稍議減焉每歲正塩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每引五百七十斤賣價三兩二錢此舊則也今俯采輿議姑減價二錢止賣三兩每包許減塩三十六斤止重五百三十四斤共減塩二千五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八斤以每

引五百七十斤計之。共減引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引，零三百八十斤所行積引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引，剖而二之。而每引加鹽一百四十二斤。以五百七十斤計之。該加引四萬八千五百三十四引零六十斤。今以所減銷其所加則與每年単鹽斤數相符差多引千計耳雖謂之無加可也。如欲再減。則每引價銀再減二錢。亦可每包止賣二兩八錢。其鹽又減三十六斤。每包止重四百九十八斤。則視每年単鹽斤數。又減二千五百三十卞八萬三千八百八十八斤。又減

引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引零三百八十斤雖謂之大減可也又據鹽法道臣疏引議中謂九十萬引外有江南上元江寧等六縣每歲額行食鹽四萬二千四百二十八引每引納餘銀七錢例不解京則是兩淮九十萬額鹽外每歲又多行此四萬餘引之鹽矣臣查三十六年兩淮鹽法事宜中刊定江南六縣食鹽引目原在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額數之內臣已于食鹽議中改正入于正額餘鹽亦奏正數解京則兩淮諸商不獨歲增餘銀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兩有

零。抑且每年單數又減鹽四萬二千四百二十八引矣。雖謂之減而又減可也。減至于此，亦云極矣。雖餘鹽之銀，淮南八錢，淮北六錢，正引之價渠定五錢五分，如前所議，不因減鹽而少。但彼減單者欲減至十七萬引，減斤者欲減至十四萬三千一百五十餘引，然後滿其所願，恐江楚地方鹽少驟貴，而姦商坐邀月利，則于鹺政因而大損，未必不自此減鹽基之。泥彼期減十四萬有奇，而臣三減至十三萬有奇，俯就人情，揆度事勢，葢萬萬無不可行矣。姑俟積引盡疏

其鹽與價復仍舊貫不可易也或又謂彼減斤之說其舊引止願行二单而足二单不過十七萬引卽尚除淮北在外亦何必行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四十引而後爲疏滯之法也耶如此則舊引合淮南北但行本數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引足矣不必剖爲二分其鹽亦只照舊包五百七十斤可矣其每引加鹽一百四十二斤亦不必用如此則又減鹽四萬八千五百三十四引有零豈不于商情甚便乎曰不然祖

所以行小引正

制之廢久矣必積引早疏而後慮章全復上下均利

如今小鹽之法每年行積引幾四十萬庶十年之間（欲疏積滯以名鈔之非以從鈔之也若不用小引則十年不能盡銷必行二十年矣）舊者盡通新者不滯二商咸賴國計漸充倘如衆言之淆亂不爲據法而折衷苟利目前終無了日若依臣前議則價貫仍舊邀利既厚況及早疏通十年之後每歲止行超掣正引而無滯壓積引不但永爲國利亦永爲諸商之利也又況此法以舊爲主舊引多行則沾新引之利者速而普舊引少行則前者有早收之息後者懷需滯之嗟此尤不可不爲之慮者此審訂鹽斤之說也或謂鹽價既減四錢而餘銀仍舊

八錢每乃非平乎曰近審商人之情但得減鹽不辭減價如減斤之說費本二兩零五分卽減賣至二兩三錢謂可獲息二錢五分今但令以五錢五分買新引比三錢五分多二錢以八錢納餘銀比七錢五分多五分共多費本二錢五分而鹽價賣二兩八錢則比二兩三錢更多五錢矣此外加帶五分每年須酌量制沒多少并餘銀八錢倘足六十五萬六千之數則加帶卽在八錢之內可也倘不足卽再加銀五分而十斤之鹽亦不必加矣彼謂賣價二兩三錢可以

獲息二錢五分今賣二兩八錢即又多去五分尚可獲息四錢五分此皆曲體商情非以己意增減之者也又淮南之商謂南北一體何餘鹽價銀在南七錢在北五錢今賣與水商南則折本甚多而北則獲利數倍尉宜一例上納餘銀不知此項分別南北起自何時大抵正餘之價隨時加減原無定額如淮南餘鹽之價近加徵至一兩四錢五分苦極矣此亦豈載在典制者乎

鹽法議七　此一條論運司各官宜擇人

令鹽法所由廢壞。若窮源論之。皆行鹽法之官也。倘行鹽法之官。本清心以行儉政。彼商灶安有不奉法者。故國家所取于鹽課者有限。而鹽官所取于商賄者甚苛。自榜派下場。築包搭单。掣摯解捆。領寶借庫。以至京掣。處處無非買囑。事事皆須倍費。所費愈侈。則取償愈巧。商弊愈滋。官橐愈肥。而鹺政愈壞。可為痛哭者此也。謹以運司用人急務。宜更始風勵之說。詳與主爵者商焉。今夫鹽課居國計之半。與民賦並重。司民賦者有遷擢行取。一無所礙。獨奈何司鹽課者。

一筦榷務便屬汚曹。春間討吏。六運司之長。察處與掛議者六人。同副而下又無論矣。此果苛求之耶。若以贓汙法論處猶輕耳。是何長民者之多賢。而司榷者之盡不肖耶。朝廷之事。禮敎刑名錢穀甲兵。事體雖別責任則同。唐宋名臣。如程异裴休呂夷簡范仲淹輩。無不起家轉運。表著勳庸。迺今時士夫一當錢穀之司。歉然若有所浼。而待之者亦曰某爲善士。勿以是累之。夫錢穀果能累人哉。方今邊儲匱竭。閭井枵虛。財爲邦本。立政在人。正當選用英傑。責成綜理。

無論其他卽袁琺理以部郎建議特簡任之到未朞年而鹽政燦然可觀則用人之效也銓司必以劣處之人作鹺司吾不知其何心也

使官有遷轉之慕。人懷向進之思。亟圖收拾。猶虞其晚。況今各運司所領財賦。惟兩淮甲于天下。鹽課七十萬。鹽糧亦七十萬。共一百四十萬。爲九邊額餉。而歲修漕河鹽河賑濟等銀二十萬。貿易場鹽四十萬是皆經由運司各官之手。此其平準盈縮。關係宗社安危奈何以汚濁視也。查近年諸運司遷除運使有不以滋議知府。及豪華任子爲之者幾人耶。查同副分判。有不以物望輕微者遷之。及善營貲郎補之者幾人耶。年來運使至分司多官。除添註遷謫外有能

以善狀聞。以資叙擢者又幾人耶。是嘗遷補之始。已預枳其前進之途。人不爲名則爲利。阿堵在前。劣處在後。如是而責之自拔難矣。今以兩淮運司言之。毋論僚屬場官。六十餘員。其贍伙係。即本司吏書皂快諸役。數十百人。淮南北豪商姦灶積牙狡儈數千百人。積弊如海。千頭萬緖。莫可究詰。此非有剛介之操。練達之士。豈能于紛紜狡窟之中。而卓然料理之當哉。往御史戴金請敕行吏部。今後兩淮運司員缺。或于名望知府。先衆擢用。或于各部郎中。越級超遷。則

朝廷待之者既踰常格而彼受之者益勵初心僚佐有所視效豪猾無所售姦裕商足國端不外此即近時條畫亦屢有簡才望隆體貌優遷擢諸議歷歷在案臣以為此官于係甚重當兩淮運使員缺之時銓除者深念朝廷二百萬錢糧經由此地稍破常格加意簡用宜如戴金越級超遷之議蓋運使官階三品本為崇秩但人情厭薄匪朝伊夕倘仍舊階雖稍優以體貌終不能行莫若于陞轉之時越級選授如郎中有憲副俸者即超陞叅政兼運使銜以勸勵之其

在外轉即簡憲副有聲望者改陞叅政兼運使銜另加專勅一道俾釐夙蠹疏理鹽法庶官階既異耳目一新體貌全照監司展布自無撓阻俟廉幹者聲考有成績查照三品陞遷或晉京卿或擢藩臬之長亦有往例可更僕數者倘不其然而府縣得以憑陵司道忌爲踰獵事有掣肘之處官無超擢之望自非忠失乾沒有不掉臂以去者鮮矣此運使之當議者一也以本司同副判官言之朝廷建官設叅置伍剏列繁署詎有冗員該司之事夥矣其大者無如掣捆徵

解掣掣多在秋冬難以刻期取齊委官多用別府佐（掣掣之事不委運司而委府佐縣正者以運司之官為不可任也既使之為鹽官而又別委他官則）貳縣正動淹數旬離局廢職且天池一泓之水盤剝（運司減貶甚矣何不高其選而重責之使名實相謝耶）于艘巳掣之空船苦于重圍而不得出未掣之重船急于抵岸而不得入前官到所則責後单之越次而驅之下後官到所則憤前单之輒巳而爭之先彼此競掣往往成嫌何若于佐貳之中僉用一人專駐解捆廳以司掣務不論何单鹽船亦不拘多寡隻數但一到所隨報隨掣則不惟河道常通而無壅塞之苦抑且易于撿察而阱夾帶之姦况冠紳無越盤之恩

其事泯翳淩之氣。討其便焉。而豈可令孫孫者處之耶。又徵解一節。有多索秤頭之弊。有通同鐵鈴之弊。有輕減成色之弊。每解正額三十萬兩。每錠五十兩零五錢。今到太倉。率皆輕減。起制其多。盡偏浮沉。祗爲路窒。因倘冒其名實。邊士怨入骨髓。且治之借庫。尤多受所從來北徵。聽其展轉支吾。延至解期迫促。仍復借庫。今解又借十萬矣。借日益增。庫日益減。不知何所底止。此又豈可令孫孫者任之耶。該司事務。既屬叢遝。各官佐理。宜簡才賢。由今之道。無變今之

俗而能奏成效者鮮矣此本司同副各官之當議者二也以三分司運判言之淮南二十五場綿亘八百六十餘里淮北五場綿亘四百有五里三十場輿地廓遠幾當三大郡而以三運判總理之其間查理草蕩修舉倉廒催徵鹽課則有督儲之責整飭兵備操練灶勇防禦鹽盜則有清軍之責修明保甲譏察姦細禁遏私販則有緝捕之責照丁撥夫修濬鹽河疏通鹽運則有水利之責督察場官糾劾吏弊問理詞訟清查盤鍬禁伏暴總摘發隱蠹則有明刑之責此

其事體繁重，雖領以俊才，猶懼不勝。乃以貲郎任子及官嬴已甚者處之，欲令不猶風商灶，蠅狗攖逐，庸可與乎。此三分司運判之當議者三也。近年吏部三宜用此者進原王尚書，因見各運司政弊叢多，題准以二甲進士詢其可為衡流乎選副使，三甲選判官，及雜以考選前列舉人銓補，三如此年舍有成積，曾經為舉，或節年考語俱優者，副使比甚宜當時則可乎令未比使異也宜以舊職及第照知州推陞各部員外郎，判官比照知縣推陞各部自為之主事。一時人皆自奮，各運司稱為得人。今此例之不行久矣，雖有欲策勵之人，而未蒙獎帶之擢，則亦終

歸于不振。又都御史龎尚鵬疏請愼選監官一欵。惓惓于運使之缺。固當愼重注授。其同知運副判官。悉于正途內擇其敏達廉正者。酌議選除。通行申飭。久任超遷責成。其有不稱者。即爲官擇人。早爲更置。不得以貲郎任子厠溷其間。此兩議者。非有更張難爲破格。以見破格之非難且如兵馬司從來不用正途。自近日題用。遂有以能官陞部者。即臣部諸税關額課多者五六萬。少不過一二萬。猶必擇才而使。深虞別隱。豈以兩淮運司二百餘萬錢糧出產之地。欲令會計盈縮。平準貿

易。使下不失商灶之心。上不損邊儲之備。所關係何如其重也。而乃沿習近例。盡授鄙劣。興言至此。能無悼心。伏乞　陛下垂察安危大機。勅行吏部選用運司官員。運使官必如御史戴金越級超遷之議。運同以甲科廉正有望者選之。運副運判用二三甲進士及考選前列舉人授之。俟有成績。陞擢超等。運使即內轉或擢藩臬之長。運同陞司道善郡。運副判陞部屬。如聲實卓異。仍照例行取。以風髦俊。如此庶人心激勸。不自汙涴。鹽政中興。捨是別無他策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選輯
　　　　　　　　　蔡　𦂳季直參閱

兩淮鹽政編

議　　　　　　　　袁世振

鹽法議八此一條論禁私鹽之法

唐至中葉。諸鹽場多爲藩鎮所據。劉晏料理鹽法。祗用兩淮一運司之地。其初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

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官闈服御、軍國饋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說者謂三代之取民也貢賦而已、山海之利、乃天地所生以利民、有四海之大者、租賦遍天下、欲資國用、利亦多端、胡區區于一鹽立法以專之盡利以取之、如宴之為、自非剝削灶戶、折閱商賈何以得鹽利如此之多、豈天地生物養民之意哉、吁、此文學言耳、漢文學願罷鹽鐵官、無與民爭利、桑弘羊我朝邊儲專倚鹽策乃是弘羊之餘利也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置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夫世儒輒斥弘羊。

餘鹽之價。槩以八錢爲率。并大減場鹽之價輕省如此。如從青火中而沃以淸凉之水。衆商有不願遵部議者。豈復有人心者哉。然自本道入境以來。虛心博訪。人人而就問之。節節而細繹之。似猶覺蔿商情境。尙更有大苦者。哽咽於胸膈之間而不能吐也。其以一舊引超掣三新引之故乎。蓋部議所以念商者至熟。惟信以超掣爲人之所樂趨。只患其少。不知超掣實人之所樂趨。祇苦其多耳。譬如醇酒十甕而令二三人飲之醉欲死矣。如令數十人飲之。旣不苦于甚

酢。而又可以暢𢙣。不亦快乎。今查淮南紅字簿中納過餘銀之數。凡三十一單。該有二百六十餘萬引。內除消乏銀者。納六十餘萬引。其實數僅有二百萬稍縮耳。本道刿心極慮。爲衆商設爲綱法。遵照鹽院紅字簿。挨資順序。刊定一冊。分爲十綱。每綱扣定。納過餘銀者。整二十萬引。以聖德超千古。皇風扇九圍十字編爲冊號。每年以一綱行舊引九綱行新引行舊引者。止於收舊引本息。而不令有新引拖累之苦。行新引者。止于速新引超掣。而更不貽舊引套搭之害。

兩不相涉。各得其利。如今丁巳年爲第一聖字綱。應行舊引之年。止令行本綱二十萬舊引。不令行新引一張。其新引派于淮南者。凡四十八萬六千五百九十六引。却分派與九綱共行之。又加以掛掣附綱十餘萬引。每正綱籌派新引五萬一千二百引。附綱籌派新引二萬五千六百引。是在向也以四十八萬有

蓋此綱法乃十綱之外

並淮綱定者當時無不便之則巡方之承及該部

零新引而責行于二十萬舊引之商。今也以四十八萬有零新引而散行於二百餘萬超掣之商。其在僉

所覆皆端功于叢五十綱法也

點之中者既不若于力量之難支。其在僉點之外者

又不若于冷坐而難待至明年戊午年爲第二德字綱應行舊引之年亦止令行舊引不行新引却令第三超字綱以至第一聖字九綱及附綱照窩數派行新引已未以後俱照此行從此以往行至丙寅凡九年而舊引盡淨卽掛掣之引是年亦盡却令漸加新引以補淮北暫停新引之數此十字綱冊自今刊定以後卽留與衆商永永百年據爲窩本每年照冊上舊數派行新引其冊上無名者又誰得鑽入而與之爭鶩哉此法至輕便至明白至公普至饒益利無不

收弊無不除不待行之數年而即今鹽法已一旦豁然大通矣若行于數年之後不但歲額無停可以漸爲增加即運司庫中亦從此大有餘積矣昔人論行鹽法惟劉宴知取予謂知所以取民不怨知所以予民不乏也今兩淮數十年來所以征商者稍急之而怨讟業至稍緩之而價缺多虞取予之謂何今連日來以此法與大衆相商每年正課遞價所費不貲豈有怨乎曰無怨也且無不踴躍懽呼情願急於終事昔求脫去而不得者今惟恐窩本之有失也況行舊

者得舊引之利行新引者得新引之利卽往時掛掣補庫皆入綱次第行鹽無一人不沾　朝廷恩澤者予無遺矣而六十萬與加帶之課未嘗減也俟數年之後舊引盡淨而且可盡復舊額行也盡復舊額而邊引尤可以速售塞下之粟非但無減且可漸增而益也斟酌於取予而庶免于怨乏寧敢托空言已哉

蓋戶口可以僞增而緡錢不可虛飾每年徵解不知費幾許敲朴破幾許桁楊然猶不免于借庫倘時下開徵復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誅求愈急酷拷愈

嚴，徒速之寘匱耳。何以疏理爲。自綱法立而後皇
恩沛，自綱法立而後部議行。自綱法立而後祖制
復，自綱法立而後正引通，自綱法立而後積引銷，自
綱法立而後邊引售。自綱法立而後套搭解。自綱法
立而後弊藪清，自綱法立而後借庫止。自綱法立而
後消乏裕。自綱法立而後揷單絕，自綱法立而後停
壓補，自綱法立而後刑罰省，自綱法立而後元氣培。
自綱法立而後京製時，自綱法立而後場鹽賤，自綱
法立而後人情樂輸。自綱法立而後傾寶無弊。自綱

法立而後銜蠹斂手。自綱法立而後逃亡復至。自綱法立而後掛掣可蘇。自綱法立而後司庫漸盈。總之綱法立而後國計可克也。

疏理略說

兩淮鹽法之壞、人皆知之、而不知病根坐在何處、故漸漸乎以爲不可救藥也、獨不肯謂尚可爲者、蓋略知病根所在、全因血脈壅滞四字爲厲耳、如人一身、自泥丸至涌泉、榮衛流暢、何病之有、八邉中引。爲鹽法初起之地。如人之首、行至兩淮如腹、又行至各省

直如四肢。近年邊商所中引鈔。携至兩淮。不售于內商而售于奸囤。如人頂中氣脈。不達于元海。而偏注于肩背。為癰為贅。于是塞粟空虛。而每歲中引七十萬之鹽法壞矣。（淮課一百四十萬引七十萬為邊上關中七十萬為餘銀解部故此云中引七十萬之鹽法壞矣後云餘銀七十萬之鹽法壞矣）又內商若干套搭十年之間。納銀三次。而尚不得行鹽一次。每鹽一引。納餘課一兩四錢五分。買正引淮南九錢二分。淮北一兩三錢。買火鹽一兩五錢。又船脚掣摯諸費不下一兩。凡費銀共五六兩。方得掣鹽一引。而今遵定價三兩二錢。賣與水商。其可得乎。故近來淮商貿易。非觀望江廣踊貴之

極則常作奸堆積厚邀月利而不肯亟赴京掣以故所謂作奸堆積厚邀月利者蓋內商納價多而賣與水商及將正價水商發鹽之後即當接掣行賣江廣連年鹽價遂至二三錢一小包者蓋內商權子鹽引又值鹽賤之時亦不肯行鹽也必待江廣地母而難于虧本耳即乙卯之賤曾至五六分是強之方貴鹽既盡鹽價騰貴然後與內商交易以前引也而非通之也是年水商遂散反為徵貴之困則兩分別水商名息與內商內商收水商月利以補額淮之鹽恒以積滯為常如人腹中氣脈不達于手足價水商伺迎一方鹽貴以取餘利如此則因課所以而停注于腸胃為蠱為脹于是歲課停壓而每歲餘日致積壓至于久壓而行鹽之地又受貴價之苦銀七十萬之鹽法壞矣往因會保行大鹽歲課止壓也

兩年有半至丁巳年司庫空虛淮商逃散部以十議挽之兼用不肖奉勑印疏理而當局者反謂部議壓

商苛徵益緩、乃部堂憂國之深、謂今歲餘銀、即完上解。（按歲兩解六月爲上解十二月爲下解）決不能完下解、合前且停壓三年矣、奈之何、奈之何、是歲不肯抵揚、則已在秋冬間、兩淮上解餘課、纔入太倉、二三棧商、又徵加帶、徵補庫、徵下解套搭餘銀、如人病且炎、反亟亟以重担畀之、徒益之疾、此雖倉扁、殆未易措手者、不肖乃嘔心蕭月、設爲綱法以解套搭之毒、以通部議之窮、不意百年錮疾、豁爾頓消、人心趨附、灌輸恐後、旬日間便徵銀三十四萬解入太倉、以補下解停壓之課。又倒轉疏理一年、將上

解套搭餘銀還商借庫六萬還司而後戊午內商始得全行一年新鹽邊商始得全賣一年新鈔蓋何日之間補還下解停壓餘課已出部中責望之外而倒疏之用能令新法早行一年又不在勑旨所嚴督之中是時鹽臺尚未履任惟不肖一人孤掌獨拍有遽難以告人者及鹽臺下車百弊具釐嚴約相警新疏題而綱法舉功令著而奸吏懲兩淮鹽法行如流水夫然後新引年銷一年而邊商七十萬舊鈔纔至淮揚仰得與內商對手貿易賣銀四十萬又辦下次糧

艸已經賣過兩次。而無卸囤不售之患則鹽法之在九邊者。從是始得疏通而不滯矣。又兩淮內商。行新引者。有超掣之利。行舊引者。解套搭之苦。每歲二解。餘課銀共七十萬金。（七十萬者乃解部之額所謂餘銀也）人人爭先輸納。兩年來解過三次并倒疏爲四次。今目前又在起徵。商情躍然。則鹽法之在兩淮者。從是始得疏通而不滯矣。且地方鹽觔。由于京掣之不定。京掣不定。由於鹽本之耗費。今餘銀改一兩四錢五分爲八錢。引價改一兩三錢與九錢二分爲五錢五分。火鹽改一兩五錢爲五錢。諸

掣挚開爐多費又洗削盡淨每鹽一引不過費本二兩四五錢而今以三兩賣與水商每引尚有五六錢之息諸商何苦而不遵京掣之定期乎掣鹽至地方鹽臺嚴示初到許賣七分三厘餘鹽許賣八分雖不甚賤然　朝廷之舊貸未償邊商之新鈔須售不得不稍稍減斤以為銷導二引之計倘其不然而强勸以賤彼有饜足而去耳然則目前良法舍七八分無（此七八分五六分若乃）（言食鹽此戶所責之價也）以救二三錢之踊茅稍捱過七年積引全消則鹽斤既重非如今之減息鹽本又輕不似往日之耗費雖

欲不五六分亦不可得如是則鹽法之在各省直者從此始得疏通而不滯矣自九邊達兩淮又達各省直商利均平血脈流貫既不貽偏重之害自不生壅滯之端率此而行自丁巳起至丙寅止丙寅而後商利愈倍歲課愈增國家固得以大道生財而泉流自遠卽自丁巳迄今商利已通歲課已足兩淮亦不必以套搭縛商而財源自濬故丁巳戊午己未三年之間入太倉者一百七十萬加以搜括解過六萬二次邊商鬻新鈔者共八十萬兩淮鹽政亦庶幾稱不壅

耶恭自不肖入版曹總理塩法以迨于今七八年之間爲此一事廢寢食嘔心血僅僅博此小通而罷技窮矣彼神囬眈眈日夜謀市積引則法立弊生將來又不知從何處壞起憂時者宜另具隻眼毋墮深奸貽禍軍國可也。

書

上李桂亭司徒 塩法

職此行雖蒙 主上特遣實內台臺簡拔倘疏理不效非但爲財計之憂抑大爲用人之累受命以來朝

夕欽氷思爲淮商解套搭除苛政設一簡便可常繼而行之法至九月二十二日入境受事又以揚郡修葺舊署封砌未完不便防範乃沿途料理塩務漸次手查諸卷及有商人陸續遠接備悉諮詢至天長縣住三日極目蒿思偶得一綱冊之法蓋部議正行見引附疏積引必如此而後三商均利　祖制可復此萬世不可易者惟以一舊引行三新引非不有利奈窮商無本耳於是汚吏奸囤借此阻撓倘職不來部議竟畫餅矣秋間原運同所解之銀依舊套搭衆商

已在烈火中又加以三征並急酷拷備至如火益熱商人遠來赴訴皆欲逃竄蓋徵法既已不善徵官尤復加虐所謂三征者征加帶征補庫征下解奪搭之銀也職以十月十二日方抵維揚乃出示悉罷三征以綱法與大衆相商則言未脫口萬商翕然稱便職乃入別署與集書算百餘人封鎖牢固將塩院紅字簿納過餘銀爲主又集剞劂一百一十人專委馮通判監刻十月內可成矣兩淮共有三十一本大冊繁重俟刻成齊差報部茲將冊頭凡例刻爲小冊附郵

呈覽、猶恐人情難料、輒為唐突、將蹈妄言之罪、直至十一月初四日開徵、盡華夙弊、委兩廳官暫于本道捲蓬簷下東西分收、用天平秤兌、往時謂之開爐、弊端甚多。解入太倉銀錠。止有五十兩、便筭五十兩零五錢、然商人每錠多費銀二三兩。今以部頒五十兩五錢。大法較定。錠錠對針。商大省費。不許銀匠于運司開爐。止令商綱商紀自交。絕無分文添頭、即有少幾分者。令銀匠大錠鑿口灌補。仍復打平。其大錠又不用高邊。便于偷剪、俱用厚邊矮錠。只此徵收一節、

不知令商人省費多少、上解原運同苛酷之甚、諸商恨入骨髓、凡諸運司之官、無非屠伯乳虎、視商人為奇貨、鹽法焉得而不壞、今年上解、仍用單法套搭、商困益甚、職從今日便用綱法、將丁巳年鹽法、為疏理之始、此時徵銀、只用一半、了今年之下解、將一半還上解、套搭疲商、人情鼓舞、非止一端、倘再用套搭、次又停壓、如依此法常行、每年六十萬正額、并加帶五萬六千兩、分毫不少、至九年後、便可增國課五七萬兩、九邊糧艸、可漸增二十餘萬、且今運司庫中。即目

每年可積銀七八萬兩。蓋以倉鹽補庫七八萬。合淮揚兩府食鹽四萬。縱徵不全。可得七八萬兩。此皆着實不虛。十年之後。便可積銀七八十萬。倘邊警告急但須一紙取用。何須貸冏寺水衡金錢爲。俟將庫藏清楚。另造一循環冊。每年報部。以便稽查多寡。

再上李桂亭司徒　鹽法

職臨𠬡。接到部劄催下解餘銀。姑免上解解官參罰。部議正月到揚。上解開徵。絕不遵部法僉商。仍用套搭五十四等單。套七十五等單。七十五單。套九十五

等單、令套至八百零一單矣。謂之父子孫三套。而後可以行鹽一次。已前淮商甚富、尚可勉强、十數年來困極矣、每年全靠借庫、庫中有銀數十百萬。全因套借而窮。借庫之銀。只五十兩一錠、其零數五錢、便是解官截去、又套搭極便于吏書、徵官作弊、百方科索、年來法愈敝、商愈窮、徵官何嘗有一人不滿載而去也、倘今解復仍前去、必盡深藏遠躲、末如之何、每年上解、猶稍易徵、直至下解、方借庫湊數、而今年上解已借庫矣。運司官苟且了一半事、而將難了之局、漫

貽疏理，蓋萬萬不料旬日間，弦轍頓改，而開徵一日，收銀十萬，如此之速也。今解輸銀之商，雖非上解輸銀之商，而淮商止數百餘家，內亦多有上解輸銀者。償其已完之數，清其應納之銀，割截補湊，頭緒稍繁。又以三院交臨，動淹旬月，以是不得即日發解，非如往者商不樂輸，大費追比也。職至此將及一月，未嘗呵叱商人一語。而子來趨事，絕無間然，從來淮商不肯正身見官。止顧比棍搪抵，恐其受刑故耳。自職來，人人出見。事事披陳。每愬昔苦，輒爲痛哭流涕，謂許

多年臥不帖席食不下咽不啻今日一朝見此唐虞世界也職何以得此惟善收拾奸弊而已蓋部議雖善（部議亦）若不設為綱法則梗塞而不能行綱法雖善若必（蓋攻理為部郎時所上然千慮不如一見故既到淮上又以綱法以補十議之所不足）盡除奸弊則窮疲而不能舉部議之善全在疏積引以行正引然以正引七十萬而責行於二十餘萬之積引梗矣今以二十八綱三百餘萬之積引而行七十萬之正引何難之有然每綱之中往往有納銀數千兩而竟無一人承認者蓋皆賣票而脫去耳其人雖去而其票固在富商手中向皆藏匿惟恐官家執

夫鹽何爲而稱法也，凡事予之以法，即不徇乎人情，而無有不玩，若尚鵬攤淮揚之引，即予之以非法矣，則數萬固不能行，即數千亦不能行，又何怪其然者，今欲嚴禁私販，改行官引，大修鹽政，則二府雖近鹽場，亦豈鹽法不通之地，如句溧四縣，雖近浙鹽，處置得宜，官鹽常通，今照四縣之法，修明二府鹽政，決無不可以復舊額者，遵照舊額，淮安府行三萬六千引，揚州府行三萬引，共六萬六千引，使其調劑有方，振刷得體，如彼句溧四縣，私鹽自無不革，官引自無不

行若必假以寬政徇以時情雖欲行一引不能矣一曰議買引從來二府與江南四縣之鹽惟利于食鹽而不利于單鹽但地方各官慮食鹽在單鹽之外別買引目則食課在單課之外別有徵解是以單鹽食鹽沿革不常今議別無徵解第一意調停食鹽令其常行無弊本部決無加徵之理惟是買引一節未容紊亂蓄每年額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既于正行見引中用之矣其附疏積引又各買有邊引或見買囤戶之引矣今淮揚二府新行六萬六千引買于

何處惟彼囤戶所積遏引甚多。該運司既已查明列冊𠔥序發賣每年先儘內商未買遏引者買之。次令淮揚二府買六萬六千餘引則又銷積滯之一端矣凡囤戶引價一以四錢爲率不必如遏引五錢五分也其江南句溧六縣食鹽之引查鹽法事宜中已在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內照舊買新引赴場支鹽無容別議一曰議餘銀該道謂江南六縣食鹽四萬二千四百二十八引每引納餘銀七錢共該銀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兩有零例不解京專貯司庫以備歲

買倉鈔之用、及查事宜規則、六縣食鹽之引、原在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額數內則此引宜買邊商新引此引餘銀宜湊六十萬正數解京、庶乎額引之外、不另多增四萬餘引、正鹽之內、又可減行四萬餘引之鹽、亦恤內商之一大端也、惟淮揚二府、新行六萬餘引、其引既不在額引之內、則其餘銀、不必例解、如今例解、是加增于六十萬外矣、據道臣謂餘銀引價比之單鹽、俱減三分之一、夫見引之價八錢五分、今減至四錢、不止三分之一、則引價輕矣、淮南餘銀七

錢今議減去一錢以六錢爲準合正餘鹽價不過一兩而鹽包斤重則比照句溧四縣酌地遠近爲增多少其賣鹽之價務與私鹽相等毋致偏重毫釐使奸販因而攙奪酌量每包減值以賣得價幾何備值以買爲費幾何務令有剩息而無虧賠又嚴禁勢豪之占窩痛袪市棍之挾害則正引決無不疏餘銀決無拖欠者此項餘銀却聽專貯司庫以備買倉鈔之用邊商一到速給回邊即復追完內商引價補足司庫循環不絕以甦邊困此長久之策也一曰革功蹟今

淮揚二府各州縣不食官鹽而盡食功蹟鹽夫功蹟即私鹽之別名也其為鹽政大蠹有萬萬不可復行者蓋所謂功蹟者自其屢獲私鹽足鹽斤起數者言也然必大行官鹽而後可辨其孰為官孰為私摘發其私者擒拿入官方可謂之功蹟若不行官鹽而日本縣盡食功蹟鹽不知功蹟從何得來此尤輿于私鹽之甚者既在捕役為功之首必在小民為怨之叢罪之魁今盡裁革功蹟名色悉令各州縣買賣官鹽計口授食庶人人知 朝廷不棄此兩郡于法外大

小均安，共食官鹽，誰復罹捕兵嚇詐荼毒之苦，且竈有剩鹽，盡得售于官商，何致積而不得散，甘心私販私貨，自取敗亡之禍者，故革功贖行官鹽為利大矣

一曰嚴稽掣，往御史張守約懲私鹽之非法，議令僉報舖戶，領引下場，關支食鹽，法非不善，但稽掣之法未備，遂至多捆大包，重復影射，無所止極，況又追收之令不嚴，復使拖欠引價，侵沒餘銀，終難徵完，於是後之人，以食鹽為戒，復行單鹽，單鹽之價，買之則倍于場鹽，賣之則六七倍于私鹽，私鹽必不可禁，而官

引必不可疏職是故耳且單鹽之夾帶可禁食鹽之夾帶獨不可禁耶江南六縣食鹽抽掣夾帶稽查影射至今行之何獨江北不可謂宜查照時畀前疏備行各屬僉報舖戶先令備完價銀前赴運司遵照刋册序買遏引每引價銀以四錢爲率親自下場關支裝運出場不必隨單赴掣即令放橋壩委官總掣其事亦如掣鹽之法一體秤驗凡遇舖户納完餘銀每引皆以六錢爲率驗有庫收方與掣放納完割沒方准開行仍于每引比照江南六縣量加斤數使其所

賣足償本外、均布利息、人豈有不踴躍樂趨者、且先納引價、然後給引。先納餘銀。然後驗放。則拖欠侵沒之弊既革。過橋壩委官。嚴于秤掣。則大包影射之姦自無所容。此惟悉照時與往規、節節加嚴、自然行如流水、自今部文到日、該鹽法道臣查照舊額、堅持必行、蓋前議兵哨連營、則私鹽絕矣、今復議革功贖議嚴夾帶則一切弊鹽、俱無所從出矣、弊鹽無所從出則兩府軍民。將淡食乎。雖欲不趨官鹽不可得者。要惟調劑得宜、僉報有法、使鋪戶不苦虧賠、小民不病

重價則官鹽之行非獨爲國計亦重民瘼也

鹽法議十此一條議處停壓之課

且夫損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此易之明訓也臣今所謂正行見引附疏積引之法蓋損上益下之道請詳言其故可乎蓋自大鹽滋弊以來賈惟爾姦商乘機壅阻以致掣賣不前停壓正課今遂壓過兩年有半矣此兩年有半之邊餉皆臣部設法那湊勉强支撑姑俟兩淮壓課到日又補前缺是以年年題差郎中或卿寺官一員往淮催督者督其所壓之課

耳。顧臣反覆思之，課至兩年有半，連加帶實逋太倉正額銀一百七十餘萬兩，今淮商疲敝如此，果能盡補所壓課否耶，非不欲每歲多趲半年，然須行十六單而後可，非不欲每歲如民賦各帶徵二三分，然須力能增三十萬而後可，此皆萬不可行，故臣念以爲與其急之而終不可了，不若寬之而後尚有濟，請從四十五年爲始，既行四十四年見引，則所徵所解，即爲四十四年正課，商以本年爲完欠，官視本年爲叅罰，事體寬舒，利息倍起，此臣仰奉　皇上休養之仁，力

邇祖宗經國之制苟可益下無妨損上者也今淮
商喜行新引者願納餘銀一兩之外淮上恐臣部有
聞或致加課是何言歟但使鹽法相維于可久不從
此益增敝壞堂堂天府何致患貧而用桑孔心計為
若夫所壓兩年有半額解正課臣盐大為寬處直至
積引盡銷之後漸次補行每年行十九萬四千八百
二十引共九十萬仍足十二萬數其所行引目則用
今邊商牆歲未中之引各邊餉司查該鎮邊商積年
未中盐粮幾何自四十四年以前造册填數報部該

運司亦造一冊報部務與相同其明歲四十五年行
今歲丙辰年引未有本年倉鈔者清查借用幾何係
何年鹽務要塡註引背及造冊登報明白俟邊商引
價稍加責令逐年補中二分以待行用俱要清楚查
記毋得混漏一引此該司職業所係巡鹽御史憑此
殿最愼無忽畧蓋積引既銷將用此引徵補壓課儻
漏報一引則少一引正餘之價混挿一引則紊一引
應行之敘又安可不愼重乎此引補中則邊商逐年
所欠鹽糧不致終逋此引既行則內商已前停壓鹽

課不致缺額此于國計不無少裨而于裕商極爲寬遠。從一百七十萬逋課盡完之後。即與結絕。每年但行額引不復加添。總之以損上益下爲策。是易之明訓也。

揭

奸圍擅利權揭　奸圍擅利

原任戶部郎中今陞疏理兩淮鹽法道山東按察司副使袁世振謹揭爲淮圍每歲巧奪國課一百數十萬宜及此時返利權以歸　朝廷事。職世振備查先

乍石楚陽先生故事亦以山東副使管運司事與職陞官正同而竟不得其用蓋人以運長目之難于展布故也初部冊十議中尚未見石公原案故祇擬加秩管事及見後來鮮終乃知事宜慮始於是備悉酌議上請所以獎藉于職者固甚優所以責望于職者尤甚厚自奉　特遣道臣疏理之旨而　主恩彌重臣懼彌深矣今敢復有他諉哉顧惟囤戶一節乃疏理首着其間難處之情有不得不一陳梗槩者或謂處奸頑之法從容以和不宜驟與之較此理誠然切

恩奸頑二字，宜亦有辨。今兩淮圍戶，非頑民，乃奸民也。其所攘奪者，天下第一財利之權，天子不得與之爭多少。其所挾持者，天下第一穩便之術，國課不得與之較盈虧。其所假借者，天下第一巧詐之談，智士不暇與之辨是非。蓋國家每歲所取于兩淮者，餘鹽不過六十萬，正鹽不過三十五萬，而圍戶每歲所取于兩淮者，賣正引之價，淮南六十八萬引，每引以八錢五分為率，淮北二十二萬引，每引以一兩三錢為率，歲費九十萬引，則巧賺國課銀八十六萬四千

兩矣。又加以淮上良商。套搭預徵。刑拷無措。只得將納過餘銀小票。賣與囤戶。每千兩止賣銀一二百兩聽其行塩。近日淮商上疏可證。此項取利無算。每年又巧賺國課銀。奚啻數十萬兩。此視國課孰多孰少。豈非攘奪天下第一利權耶。且國課費無限刑併。尚有停壓逋欠而彼之囤邊引也。必使之告而後買彼之收餘塩小票也。必使之百方哀懇而後售。凡每歲攘奪厚利。皆乘兩商極憊之時。求而受之。齎而送之。不費一毫追併之力。而坐領　國家一百數十萬邊

餉之利此豈非天下第一穩便之術國課不得與之較盈虧者耶語云十萬可以通神豈有每歲攫奪國

袁疏理欲處置同

戶恐其肆為流言掣肘行事故上此揭

課一百數十萬而不費數十萬金安排布置驅神使鬼巧圖蒙蔽者耶近年來淮上明見鹽法之潵欲解套搭而竟不能解者有為之操縱者也欲行新引而竟為舊引所奪者有為之掩飾者也項部議行之兩淮內商邊商皆不遠數千里來舉手加額或上疏或具呈惟恐部法不行惟恐囤戶撓阻則部法豈厲兩商者哉而人從淮上來即亦有謂部法不可行者則

有為之關說者也。近又倡為復三府之說，遍布上下，須本部已力為發明。大抵一年不復，則且擾奪國家利權一年；十年不復，則且擾奪國家利權十年。事本甚明，而其說甚巧，故雖有明智之士，練達之才，暌闆摯閑，不免移情，豈暇與之辨是非耶。職將陛辭行矣，本欲詳具一疏，為皇上陳之，猶恐赫然震怒，洗滌一番，不免大損元氣一番。即如往者大盐諸奸，傾家喪命，固其自取，然斲削已甚，至今兩淮元氣未復。故職反覆深念，惟望此輩幡然悔悟，毅然改圖，思國

家坐邀之利，不可以匹夫久擅，痛二商皮骨之盡，不可以血牙窮齕，如是，則彼既歸化，職何成心。所收倉鈔，職仍與之序賫也。所買餘銀小票，職仍與之序行其後鹽法龍御史具疏上，疏理功勞，不道臣在部條陳十議，及後受事，又能不執前也。倘更有良策，不必解套搭，而人心悅從，不必行新前議以通融之，才濟其擁擠之法，即此形數語大意也引，而國商兼裕，超出乎部議之外，通利于上下之間。職仍爲之虛受也。緣職此行，期于疏鹽法，不期于行臆見。期于培兩商，不期于鋤囤戶。此職素心，實是如此。故近日淮商秦晉、吳昭慶等上疏，爲鹽法疏通有機，奸囤阻撓可慮，科抄到部，久宜題覆，然姑緩之者

仰體　皇上留神鹽政。恐追筭前利禍將不測。此職之恤囤戶何啻恤兩商也。而無奈諸囤方且蓄養天下神奸為之主文。為之結納干請。只圖　朝廷法壞只害二商困極。巧布流言。陰肆蠱毒。則鹽法終難料理。九塞從此震搖。揆厥所由。罪無別諉。不知當此時諸奸囤將欲持阿堵何往耶。談至于此。亦可以豁然自反矣。此輩誠能自反而　朝廷鹽法立疏矣。